



QIQIJI ERBAN

七七级二班

李珍 陈俨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根据陈俨、李珍、韩军同名电视文学剧本改编

七七级二班

李珍 陈俨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七七级二班 / 李珍, 陈俨著. -- 保定: 河北大学
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66-1380-6

I. ①七…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9155 号

.....

七七级二班

出 版 人: 耿金龙

责任编辑: 习 毅

装帧设计: 张彦琪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东路 2666 号 邮编: 071000

电话: 0312-5073033 0312-5073029

邮箱: hbdxcbs818@163.com 网址: www.hbdxcbs.com

印 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8.5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6-1380-6

定 价: 39.00 元



第一章

1978年2月16日，春寒未尽，乍暖还寒。

这座北方省城在铅灰色的晨雾之中缓缓醒来。时而有北风恣意呼啸着掠过，些许枯叶和尘土当街旋舞，路边街角的残雪已然灰褐，一派萧瑟中，偶有鸽哨鸣响于天际，似乎在呼唤早春的归来。

位于西郊的燕北大学校园内外，一大早就被全体教职员和在校工农兵大学生布置一新。校门口的红底标语，从楼顶悬下的对联和路边的彩旗，加之临时拼凑的锣鼓队忙着最后的排练，无不显露出多年未曾有过的盎然生机。今天，这座有着七十年悠久历史的省属综合性大学，要迎接“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经历十余年高校“停业”，这批后来被称作“七七级”的时代骄子，将从这普普通通的日子开始，走向令人激奋的人生旅



程。接站的校车来不及跑，许多人便挑着扁担挤公交，还有的骑自行车、蹬三轮车，甚至搭毛驴车，匆匆赶来报到。每一个人当进入向往已久的校门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便一扫而尽，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喜悦荡漾在他们的脸上。

从5路公交车跳下来的高援，轻快地走向马路对面的校门。他还是按部队的要求着装——军装、军帽、军鞋，腰带紧束，身后的背包紧致方正，上面搭着一只绿色旅行袋，透着利索和干练。他一米八三的头，挺拔健硕，英气逼人，被东北零下四十度严寒侵蚀和极强紫外线辐射过的脸上留下些许紫色的印痕，笔挺的鼻梁，修长的眉宇间透着和善与坚毅，嘴角时常绷紧着，似乎在用力地思考。一个在野战军基层连队舞枪弄炮的军人，能一举考上Y省重点大学，凭的是从小打下的厚实底子和坚持不懈的刻苦阅读。其实，自打1974年12月入伍那天起，不，从中小学停课那时起，他压根就没有做过大学梦。哪里想到，如今却双喜临门——去年6月在一次实弹演习中因抢救战友荣立一等功，10月就在宣布他晋升排长命令的当天，电台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经过两个多月的彻夜复习，他终于考上了大学。

一群正在经济系报到点忙乎的女生突然静了下来，她们的目光被远处走来的高援牵了过去。“哟，还有当兵的新生？”“哇——好兵帅克！”一位胆大的女生问：“是咱经济系的吗？”

“是，政治经济学专业，高援。”他边掏录取通知书，边冲她们微笑。两三个女生拥上来接通知书，忙不迭地为他办理登记手续，其他人抢着为他卸行李。不知咋的，高援竟下意识地回头望去，他的脑海幻化出一幅图景：陈小禾背着行囊正冲这里走来，她黑亮的眸子白净的皮肤是那么显眼，垂在腰上的褐色长辫子系着一对草绿色的蝴蝶结，随着风姿绰约的脚步来回摇曳，脸上俏皮的表情仿佛在说：怎么样，我也能考上……

“要是小禾也考上了该多好！”高援的思绪又回到了德城，回到同小禾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德城机械厂是五十年代末期从天津集体搬迁到德城的一所中型国有制企业，高援跟陈小禾都是该厂的职工子弟，同一所幼儿园长大，上中学之后十三岁的陈小禾与十五岁的高援在校宣传队里饰演李铁梅和李玉和唱京剧，扮作吴琼花和洪常青跳芭蕾，他们所在的德城一中文艺宣传队是当地最出彩的文艺名片，他俩又是名角和台柱子，不仅到厂矿农村慰问，也为省内外嘉宾演出。只大小禾两岁的高援很有哥哥的样子，到哪里演出都尽心照顾这个美丽而羸弱的妹妹，帮她撑过雨伞送过食物也缝过舞鞋，两人还有一个读书的共同爱好。那时候，好多中外名著还是禁书，谁借到一本好书都如获至宝，即使熬夜也要抓紧看完，腾出时间传给对方阅读。然后，就是海阔天空地聊，聊故事情节、聊人物命运、聊精彩句子……当兵前夕两人读完最后一本书的细节他至今记忆犹新。

厂区豆腐房最南边一个偏僻的角落，是他俩每周三次固定时间为家里买豆腐的约会地点。1974年12月的西北风吹落了杨树叶，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显得十分苍凉。傍晚时分他们如约而至，亭亭玉立的陈小禾穿着一件中式蓝棉袄，围着一条自己编织的暗红色长围巾，高高大大的高援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已经相爱的他们神情里有局促还有羞涩，透着不自然。陈小禾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高援，封面是用牛皮纸包裹的，这是长篇大部头《静静的顿河》的第四本，她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了它。

高援笑咪咪地问她好不好看，陈小禾说她喜欢肖洛霍夫对顿河的描写，他把浪花、草叶、繁星、鱼群和大雁写得那么美，那么细致入微和出神入化。“女孩子对花花草草就是敏感。”高援打趣着，“除此之外呢？”

“当然一言难尽。喜欢阿克西尼亚对纯真爱情的追求，特执着！还有娜塔丽娅的善良和美丽，挺佩服她刚烈的性格。”陈小禾黑亮的眸子里透着真诚和认真。

高援点头，他理解小禾，她是一个善良仁义，爱憎分明的女孩子。“明白了，喜欢跟自己性别相同的女主人公。那……讨厌什么呢？”“讨厌小说里哥萨克的粗鄙野蛮，尤其讨厌酗酒和战争，也挺烦葛利高里的！肖洛霍夫明显表现



出对这个人物的偏爱，我要是写小说，就不这样写第一主人公。”陈小禾从小到大就有性别偏爱，尤其关注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善于把角色跟自己对号入座，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就设想假如自己是卓娅，该怎么跟纳粹德国去斗争，放火烧马厩时应该怎么勇敢，但不失机智才避免被捕牺牲。

“你讨厌葛利高里当然有道理，塑造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左右摇摆，恰恰是作者的伟大之处。”高援用手比画着，身体还形象地来回摇晃。“肖洛霍夫就是通过葛利高里这么一个悲剧角色，从反面的角度印证了当时的哥萨克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小禾，这本书要跳出来读，要把一个人的命运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宏大叙事以及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你才会……”见小禾若有所思，高援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想啥呢？”

走神的小禾蓦然醒来，嗫嚅地说：“不想让你走……”高援拉过她的手：“傻丫头，又不是见不到了。明天上午十点半的闷罐车直接一站拉到齐齐哈尔，再转车去中苏边境。”“唉，这一天还是来了。”陈小禾眼巴巴地看着高援，像一只可怜的小猫，脸上露出万般不舍的表情。她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依靠和主心骨，他走了自己怎么办呢？

“你要是个男的，不就一块走了？这么的吧……”高援摇着陈小禾的肩膀给她支招：“你有那么好的美声功底，去考文艺兵吧！”“考文艺兵也考不到中苏边境啊？再说，有我爸的问题，政审也通不过。”陈小禾难过地掉转身。

五年前，陈小禾的父亲因为一起“政治事件”受到批判，组织立案和审查他的恰恰是高援的父亲，两家因此结怨。视如仇敌的两家老人要知道他俩私下相爱，一定饶不过他们。高援深深叹了口气，家长之间的关系闹到今天剑拔弩张的地步，他解释不清到底是人性的悲哀，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到书本里寻找快乐吧！”高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陈小禾，“这支英雄牌钢笔是我到车站货场扛包挣钱买下的，送给你留作纪念吧。用它写读书笔记，也用它……给我写信。”硬朗的小伙子声音有些哽咽。

陈小禾接过钢笔，鼻子有些发酸，抽动了几下，眼泪瞬间流了出来。她想



了想，从头上摘下一枚有机玻璃材质、蝴蝶样式的红发卡递给高援，“这个送给你吧，留一个念想。”高援接过信物紧紧地攥在手里，深情地看着陈小禾，“我会给你写信的！不管两家大人怎样，咱俩一定好下去！”陈小禾坚定地地点头，神情又重新黯淡下来，她还是舍不得他走。她抬头看着高援，美丽的眼睛里重新溢出泪水。看她楚楚动人的样子，高援突然热血往头上涌，他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嘴唇印在姑娘美丽的红唇上。陈小禾的胸口像揣了小兔子，扑腾腾跳个不停，她努力地迎合着他。这是他们人生的初吻，激动和兴奋，还有不舍荡漾在两颗年轻的心中……

又一批新生涌来，人流熙攘的嘈杂声将高援从回忆中拽了回来，进出校门的女大学生中哪里有陈小禾俏丽的身影？他不无遗憾地摇摇头。自从六个月前部队从黑龙江换防到辽宁，两人的通信就中断了，他寄往小禾工作的德城罐头食品厂的信，都杳无音信，犹如石沉大海。高援万万想不到，就因为他的信每每贴有一枚漂亮的邮票，而被厂里集邮的人窃了邮票撕了信件扔进枯井销毁了。

燕北大学七七级的军人学生屈指可数，在一片蓝黑制服中，红领章红帽徽的绿色军装自然受到瞩目和议论，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凑过来好奇地找高援搭话。高援认真填写着表格，他握笔的手因为激动竟有一些颤抖，经济学是他心仪已久的专业，五年前他通读了《资本论》，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不是经典著作本身，而是如何拿它来分析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高度发达的经济状况。恰恰是这些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激发了他对社会经济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浓厚兴趣，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这个专业并如愿以偿。

2号男生宿舍楼是六十年代建起的红砖灰瓦建筑，虽然年代不算久远，可因无人修缮显得有些破败，门窗油漆已经斑驳，下水道接口处一丛丛枯草在风中摇摆。门厅走廊铺就的水泥地面已被踩实的泥土遮盖，墙壁的本白也被风尘重重掠过呈现出灰暗的色调。高援在二楼一间宿舍门上贴着的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推门进去，十几平方米的宿舍满满当地摆了四张上下铺的木床，



还有一张油漆几乎脱尽的大木桌和几把咯吱作响的木凳。其他同学还未报到，高援是入住的第一位学生，他收拾停当，坐下来抓紧时间写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给他的亲密战友崔红旗，两人同一年从Y省入伍，出身乡下寒门的老崔肉体 and 灵魂绝对是为军人而生，精瘦的他体力耐力惊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是各项军事训练的标兵，与善于运用理论探索与思考的高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两人因为表现出色都被列为提干的苗子。1977年6月的一天，他们在团教导队训练新兵时，遭遇两个新兵在A和B两个场地投掷手榴弹脱手的意外事故。先是A场地的新兵因紧张而将手榴弹甩落在前方四五米的地方，生死关头崔红旗踢飞手榴弹扑倒战士，右腿被弹片炸伤。B场地的战士更危险，手榴弹居然被甩到身后，哧哧地冒着青烟顺坡往回滚，眼疾手快的高援迅速将其抓起，在即将爆炸的一刹那间扔下山坡。他俩因此而被师党委各记一等功，同时提升为排长。

只有初中文化的崔红旗特别钦佩高援的文才，高考复习过程中他替高援带班替岗，让他腾出时间专心复习，当高援金榜题名时，万分激动的他跳起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高援，为自己的兄弟激动万分。高援在写给崔红旗的信中，深情回忆二人在部队的成长进步过程，感怀高考给了自己机遇的同时也赋予了挑战，也谈到对这所大学的初步印象。祝贺老崔春节回老家相上那个叫杏枝的姑娘，杏枝很懂事能吃苦，已经去他的家里帮助照顾老人打理家务了。最后他谈到了陈小禾，高援与自己初恋女友的故事崔红旗都了如指掌，为他有这么真诚善良美丽的姑娘而高兴，高援叮嘱崔红旗一旦收到陈小禾给自己的信寄到部队，务必转发到学校来。

在与陈小禾失联的日子里，高援依旧以半个月一封的频率坚持给她写信。今天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小禾你现在好吗？我要告诉你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考上燕北大学经济系了！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里，你是考上大学了还是如愿当了文艺兵呢？一切都不得而知。此时，我宿舍二楼的窗外飞来两只喜鹊落在窗台上，它们“啾啾”地叫着，黑黑的圆眼睛调皮地看着我，嗯，它们



瞥见了你写给我的秘密。哈，喜鹊飞来预示着咱们有好兆头呢！我猜你不会放过这个机遇，并且已经考上了大学……”人一旦获得动力，他的能量往往是惊人的，高援特别了解陈小禾，别看她文文弱弱的，做事却很执着，有的时候主意大起来令他都瞠目结舌呢！自己在德城当兵临走那天，她导演的惊险刺激的一幕，他相信一般女孩子别说做出来，连想都想不到。

三年多前，高援与陈小禾在豆腐坊附近依依惜别后的次日上午，德城火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一列运送新兵的闷罐车停靠在站台上，高母拉着披红戴花一身戎装的高援不住地嘱咐他到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提干。“还有！”她才听到风言风语说自己儿子跟陈家丫头好上了，“个人前途比一个黄毛丫头重要一千倍一万倍，到部队你就一门心思进步，赶紧把给她忘喽，听见没？”面对母亲的追问，高援只得点头敷衍。

开车的预备铃声响了，上车之后的高援早把母亲的叮嘱当作耳旁风，他挤到小窗前努力地向进站口方向张望，下意识做着深呼吸，脑子里就是摆脱不掉自己那个皮肤白白穿红格子上衣、身上散发着淡淡茉莉花香皂味的小恋人。

列车缓缓开动了，终究没有陈小禾的身影，高援失望地回转身，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陈小禾好似从天而降，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身军装，头发掖在帽子里，一身男儿装束站在他的面前，军装显得不太合体透着几分滑稽。

高援大惊，一把抓住陈小禾的胳膊：“你……哪来的军装？到底怎么回事？”陈小禾做出“嘘”的手势：“小声点！行头是跟三毛借的。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我要跟你去黑龙江！”高援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小禾坚定地点头，她要去当兵！“一路上为这些军人表演节目，他们准保会感动的，到最后他们不收也得收！”

高援哭笑不得，“小禾你在开国际玩笑！以为当兵跟过家家一样简单么？”陈小禾执着地说当不上兵，自己就在当地找个活儿干，只要能见到他就行！高援无可奈何地摊开手，当代花木兰从军追到闷罐车上，她的行动比古代花木兰



还花木兰!

接兵的王排长看出了端倪，走过来拍着高援的肩膀，“哈哈！小伙子你有两下子！小对象都追到闷罐车上啦？”高援不好意思地行了一个军礼，“王排长，对不起，这是一个意外，我也没有想到。”陈小禾赶紧替高援挡驾：“王排长，跟高援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主动追来的！我这是学花木兰从军，跟你们去边防当兵！”

一车厢的新兵目光齐刷刷地聚拢过来，他们惊叹女孩的美貌和大胆，也有担心女扮男装潜上军列，会连带她对象一起给退回家去。王排长脸色一变，严厉地指责陈小禾异想天开，想先斩后奏去当兵那是天方夜谭：“你目的无非就是赖着你对象，我告诉你那是黑龙江边境，真枪实弹地招呼，你搞对象不能这种搞法！”

陈小禾着急地辩解说排长误解自己了，“我只想像故事片里的女宣传队员一样，为这趟军列的新兵唱歌跳舞加油鼓劲，绝不给高援的前途抹黑。他是他，我是我，我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排长哪听她这一套不着边际的解释，手一指窗外，声色俱厉地要求她从前方停车站下车，“再胡搅蛮缠，高援也一块儿下车！”陈小禾无言对答，眼里慢慢溢出泪水，她手足无措地咬着嘴唇，看着王排长点头又摇头。高援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干着急没办法，大汗珠子“啪啪”地往下掉，脱下棉帽子不住地煽风。

最后的结果就是陈小禾在前方停车站下了车，不甘心的她还追着列车跑了好远。高援在车上看着她奔跑的身影被列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感动并心疼得热泪盈眶，心都快融化了。

小禾对他的爱浓缩在她的行动中，也牢牢镌刻在他的心田。他就这样想着写着，两页十六开的信纸被他写满了思念和牵挂，他仔细地折叠起来装进信封封好，地址一栏依旧空着，只写着陈小禾收，他相信两人的缘分，总有一天他



会找到小禾，让她一封一封地读他的心声。

燕北大学是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始建于二十世纪初，历经七十年风雨的洗礼与岁月迁徙，破败却顽强地矗立在这座北方的省城，占地一千二百多亩的校区分作南北两院，中间被一条社会道路相隔，北院坐落着理科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南院分布着文科教学楼和图书馆。泥土铺就的操场被寒风吹过荡起阵阵黄沙，很久没有修缮的教学楼的墙上依稀可见没有褪去的政治标语口号，缺窗户少门框的食堂见不着完整的桌子和凳子，踩在油腻的地上要谨防滑倒。高援从一排排建筑前走过，他想，用荒凉和破败来形容这所高等学府毫不为过。不难看出，经过“文革”十年动荡，学校还没有经过一个舔舐伤口休养生息的过程就匆忙迎来七七级新生的入学，应对国家对人才的饥渴与知识断层的修复。

三层图书馆是这座学校最完好的建筑，窗子高大明亮，大理石镶嵌的地面，挑高的屋顶，还没有被七七级新生占据的大阅览室显得寂寥和静谧。高援欣喜地走过一排排书架，目光被各种书籍牢牢锁住，犹如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他每一年都给自己开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单，每一本书都要写下阅读笔记，现在好啦，终于有书读了。他在盘算四年里的读书计划，大脑再经过上千本书武装之后该是多么大的改变啊！他挑了一本心仪的书坐下来投入地读起来，一直到闭馆，阅览室的学生散去，只剩下他一人竟全然不知，图书管理员朱韵老师从此认识了这个叫高援的军人学生。

二十六岁的德城罐头食品厂二级钳工马大山扛着行李拎着箱子，护送二十岁的徒弟陈小禾从塞外小城一路风尘赶到燕北大学门口，见他满头大汗一副做苦力的样子，陈小禾动了恻隐之心，掏出手绢递给他擦汗，他不接，说是怕脏了手绢，撩起工作服的衣角往脸上一抹咧着大嘴憨厚地笑了。

昨天傍晚，陈小禾为躲开马大山送行提前出了家门，背着行李提着箱子好不容易挨到德城火车站，刚进候车室行李就被人一把抢过，惊慌失措的她抬头一看原来是马大山，特意调休的他已经买好火车票早早等在候车室，他是执意



要亲自送她去省城报到的。

从德城到省城只有一列夜行慢车，需要行驶十三个小时。开始检票上车了，左背右挎的马大山扒拉开众人英勇无畏地挤向进站口，转过身大声招呼陈小禾赶紧跟上，为此招来周围人的埋怨。一路上马大山对她照顾有加，端着大缸子跟人抢开水给她喝，自己站着腾出地儿让陈小禾躺着睡觉，陈小禾哪里肯睡，二人推来挡去，弄得对面的旅客都看不下去了，劝道：“闺女呀，跟自己的叔儿就别客气咧！”陈小禾难过得差点哭了。

“我说你那两眼管啥用的？”马大山气得呵斥对方眼拙。两个人就这么一路尴尬一路别扭地到了校门口。陈小禾说什么也不让马大山往院里送了，她抢过行李劝他赶紧搭公交赶下午的火车回德城，马大山眼神有牵挂也有不舍，却又说不出个一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见马大山走远，陈小禾赶紧进入状态，掏出通知书将信封上的字体与牌匾字体仔细比对，啊，燕北大学，我真的来啦！她的心中充满无限景仰和激动，回想起自己几个月来所经历的一切，真是百感交集。她庆幸，在即将成为别人新娘之际国家恢复了高考，她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才有机会走进这神圣的知识殿堂。

陈小禾在历史系报到处办好所有手续，从老师手里接过“历史系七七级二班陈小禾”的学生证，爱不释手地端详来端详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书包里。

走在空旷的校园里，一阵鸽哨在耳畔掠过，一群灰色的鸽子张开尖而硬的翎毛，像一片流动的云彩在空中上下翻飞翱翔，陈小禾的心一如这些自由飞翔的鸽子，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中。她又想起了高援，部队也可以参加地方考试的，他参加了吗？他现在哪里？一切不得而知。六个月来，她写给他的信都被悉数退回，理由是“无此地址”。一想到这些她就很沮丧，阵阵思念再度袭来。他的学习成绩比自己更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如果他去考百分之百能考上，连自己都考上还拿下德城的文科状元了呀！然而，如果高援突然出现在面前，她又该如何面对？怎么向高援解释她与马大山之间的一切？如何能

张口对他说：“我差点成为别人的新娘。”

时间追溯到五年前“文革”中期的一天早晨，德城机械厂铸造车间技术员陈德荣，也就是陈小禾的父亲，在清扫车间卫生时，失手打碎了供在铁皮柜上的一尊领袖石膏像，在那个年头儿这可是犯下了天大的禁忌，车间主任、高援的父亲高宏宽上纲上线带头批斗他，再交由厂部处理。于是，陈德荣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作为坏分子监视居住。原本城市小业主出身，中专毕业二十多年就靠技术立脚吃饭的他，性格温良敦厚，忽然间被断了生路成为工人阶级中的异己分子，实在是痛不欲生，哪里还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一日，趁妻女上班上学之际，拴了根麻绳上吊自尽，恰巧被经过的德城罐头食品厂青工马大山看到，他破窗而入用菜刀砍断绳子，背着陈父送医院抢救。幸亏抢救及时，陈父的命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时年二十一岁的青工马大山本是一个孤儿，长得五大三粗黑铁塔一样，嘴笨心实木讷憨厚，自从救了陈父之命便被陈家视为恩人，他也不把自己当外人，陈家买煤劈柴修房补瓦的活儿全部揽下。1975年1月，陈小禾高中毕业面临到农村插队，陈母舍不得女儿受苦，说啥也不让去。马大山拍着胸脯说：“婶儿你放心，咱说啥也不能让小禾去受那份罪，这事包在我身上。”他先用肥皂仿造职工医院诊断书上的红印章一遍遍地苦练雕工，经过若干次实验成功之后，再最终将一块厚橡胶刻成一模一样的假印章，又去医院偷来空白的诊断证明，对着自己曾经的诊断书，照葫芦画瓢写下陈小禾患有肺结核几个字，在大夫签字一栏龙飞凤舞地写上谁也不认识的名字，再盖上假印章，连同陈小禾的户口本等一干资料递到德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结果真就撞了大运，陈小禾被批准留城，又凭借唱歌跳舞的天赋被招工到德城罐头食品厂，在检验车间当了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了马大山的徒弟。鉴于马大山对陈家父女的杰出贡献，其分量在陈父陈母眼里越来越重，擅自做主应承下与陈小禾的对象关系，陈母屋里屋外称马大山为女婿，马大山很受用，陈小禾一百个不愿意，恩情与



爱情分明是两码事，为此，她跟爸妈的关系搞得很僵。

许是读书多又从小参加宣传队演出的缘故，陈小禾没遗传她妈泼辣刁蛮的基因，无论性格还是长相都细腻、婉约和柔美，一个北方姑娘竟有了江南女子的味道。马大山没文化不读书，三句话没说完一准就露怯，连他狼吞虎咽的吃相陈小禾都接受不了，更何况她的心早被高援占据，已经容不下任何人。她私下里跟父母不住地抗衡，在厂子里却也不便得罪马大山，毕竟是救父的恩人兼自己的师傅，低头不见抬头见。去年10月马大山厂里要给已婚职工分房，为了如期拿到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平房，陈家父母与马大山私下里商量起婚事，正在这时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了，无助的陈小禾好比抓到了救命稻草。

那天晚上，脸上贴满纸条的马大山正和一帮工友在集体宿舍里打牌，听到有人敲门，离门最近的工人打开门看，冲里面的马大山喊：“大山，你媳妇来了！”一帮人发出嬉笑声。

马大山抬眼看去，只见陈小禾站在门外已经羞红了脸，他既有些意外又很高兴，咧着大嘴笑：“我媳妇来你们捡啥乐？”走到门口和颜悦色地问陈小禾咋找到这儿来了？家里有事？

陈小禾点点头转身向外走，马大山赶忙跟上，身后传来男人们起哄的声音：“干啥去呀？钻树林啊？晚上起风了，钻锅炉房吧！”“大妹子小心点啊，别让他占便宜！三十是狼四十是虎！”“哪呀？二十六都成狼了！哈哈哈……”陈小禾露出尴尬和厌烦的表情，加快了脚步。

院子的枯树下，几只乌鸦盘旋在树上盯着他们，陈小禾面对马大山站定。马大山问她有啥事儿，陈小禾低着头一时没说话。他在她面前总是有些紧张，手足无措地傻笑着问：“是不是你妈说了那啥扯……证的事？”

陈小禾突然抬起头，鼓起勇气说道：“马师傅，我知道你对我好，对我爸妈好，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特别感激你，我也特别想报答你，可是……”“可是啥？”马大山感觉不妙，沉下脸问陈小禾是不是不想跟他结婚了，陈小禾点点头。



马大山沉默了，他突然有一种挫败感，好几年掏心掏肺地对待陈家人，从救命到救急，从老的到小的，换来的竟是这么一句让他失望至极的话。树上的乌鸦还在恼人地叫着，马大山捡起一块石头，发泄式地向树上扔去，乌鸦发出“哇——哇——”的粗劣的嘶哑声飞走了。

性格懦弱的陈小禾见这阵势禁不住抽泣起来，“我想……我想考大学，我就是想上大学！国家好不容易放开了，我不能就这么……”陈小禾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她扶着树干伤心不已，泣不成声。“我想读书，我不想那么早就结婚……我想去试一试……这是我的梦想……”

马大山虽粗鄙粗俗却怜香惜玉，他意识到是自己的举动吓到了她，一下子慌了神，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想伸手帮她擦泪却又不敢，急得直冒汗，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别哭啊……那……你就考吧！”陈小禾停止哭泣，盯着马大山问：“你答应啦？”马大山艰难地点点头。到这份上他不答应也得答应啊！“那……你去跟我妈说吧！”陈小禾追了他一句。

马大山低头不语，他不想找陈小禾的妈提这件事，本来私下里都跟陈母商量好这几天就扯结婚证的，不扯证小平房也就吹灯拔蜡了。转念一想他又释然了，那大学都十年没招生了，得有数不清的人去争，真刀真枪地干，你陈小禾一个只会唱歌跳舞的，哪那么容易就考上大学了？他断定她根本考不上，看别人考她心痒痒，瞎凑个份子闹一闹，让她去碰钉子吧！撞到南墙就回头了。

“跟你妈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陈小禾诧异。“考不上立马跟我扯证，我还等分房呢！”陈小禾没有想到马大山反过来将了她一军，傻愣在那儿。

“你先想着，等想好了我再跟你妈说。”马大山故意转身就走。“马师傅，你等等。”马大山站住脚，没有回头。陈小禾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答应你！考不上，就跟你……扯证！”马大山料定他必然胜利，回过头呲着大板牙乐，摆摆手先走了。

清冽的月光衬着枯树下的陈小禾更显得形单影只，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她知道自己钻进了爸妈和马大山一起编织的套子，同时也给自己下了人生最大的一个赌注。

一个半月之后就是高考的日子。那天的德城漫天大雪，在公交车站等车的陈小禾意外地遭遇了几个流氓的骚扰，关键时刻另一个也参加高考的男青年见义勇为，才使她顺利到达考场。第一科考的是语文，陈小禾紧张地看着卷子，不经意间将钢笔水抹到左手食指上，那一片蓝黑把她的心情涂成了暗色，爸妈和马大山给她的压力瞬间袭来，她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她只得凝神闭目，深吸一口气，呆了十几秒才恢复了常态，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自己决不能掉链子败下阵来。她用的是高援送给她的那支钢笔，夜以继日的复习消瘦了十几斤，单薄的身子骨儿和苍白的面容证明了她在这短暂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拼尽了全力。

多年来的读书和收听广播的习惯，使得陈小禾对考卷中的知识点和关键词并不陌生，她挥洒自如，发挥出色，三名监考老师轮流驻足看她答卷，间或露出会意并赞许的神色。

终考的铃声响起，两天五科四门考试全部结束，此时陈小禾所在的二十四人的考场只剩下八个人，其间不少人抱憾离场，留在桌子上的考卷很多就是空白。“文革”十年给这个国家留下满目疮痍，包括一代年轻人的文化盲点。每一个参加考试的人都希望自己能过关斩将，但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对那些在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依然一心向学、读书不辍的人，应该是一个意外降临的福祉和一个必然的奖赏。

录取通知书到达车间的时候，马大山失落至极，下意识地给藏了起来，陈小禾去要，他才不情愿地交出。马大山低估了陈小禾，她不但会唱歌跳舞还会考大学，这让他扯证结婚的美梦彻底破灭。面对工友的纷纷议论，马大山被激怒了，“都给我闭嘴！我还就一块狗皮膏药，粘上就揭不下来了！”他更加认为不能对陈家白白付出，陈小禾的军功章也应该有他的一半，他要跟定陈小禾，就做一块狗皮膏药贴得牢牢的，让她揭都揭不下来。